

書叢藝文聚大

平原上

著陽兆泰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目 錄

娘·····	一
仇恨·····	一三
路·····	二九
何花秀·····	六二

娘

——「冀中子弟兵的母親」李杏閣，自述看護傷員的故事

要問我照顧過多少傷號，搬着指頭數一數，前前後後總有五十多個。你知道，那時的環境多緊，兩里一個崗樓，三里一個據點，什麼工作都是黑間秘密着辦。八路軍天天打仗，可又不能像現在這樣明明擺擺的成立醫院，傷號們不住在老百姓家可怎麼着？這麼着，我家裡就成了傷號窩子啦。

我就先說說劉建國的事吧。

劉建國是（安平縣）五區小隊上的，是個十六歲的孩子，生得挺俊氣，在郝村作戰時，叫鬼子扎了幾刺刀，後腦袋瓜上，腿上，都有很重的傷。記的很清楚，是頭年十月初八那天夜裏，一付担架偷偷的抬到咱村來的。那工夫環境太緊，老百姓家有的已經秘密的住了傷號，有的叫鬼子漢奸制的吓破了胆。村幹

部們半夜裡砸着門挨家求告，人家都說：「老天！要是住個好人，能鑽能跑，怎麼也好說。住個傷號，哼呀咳的，拖不動滾不動，鬼子來了，可怎麼着？」急的村幹部們沒法，就又跑到我家來，說好說歹的，還答應給點糧食，我說：「你們別說別的了，抬的來吧，許東西幹嗎？我是爲了抗日工作，我家掩護傷號又不止他一個，我抗日也不是一天的……」你說：人家打日本又不是爲了他自個，咱們老百姓還能眼看着人家死在露天地裡？唉！……

趕抬的家來了，我就跟上邊派來的那個衛生員一塊，把他安排在熱炕頭上，他那頭上的血僵成一塊一塊的了，也分不出那是鼻子那是嘴來！小褂兒跟肉粘上了，後腦袋勺上燒餅大塊傷，還搭拉着一塊雪白的骨頭渣兒哩！我一看這樣兒，心裡就一陣痛，對他說：「孩子，在咱們家住着吧，咱們娘兒們在一個炕上睡。」他光一個勁哼哼，也不言聲。又給燒了鍋開水，拿新棉花穰子一點一點的給他擦那血，有那擦不下來的乾疤疤，就使指甲一點一點的刻。你有麼法兒？衛生員也是個孩子家，頂不了大事。

天還沒亮，衛生員担心怕敵人來包圍村子，要把他挪到洞裡去，跟別的傷

號安置在一塊。可是劉建國說什麼也不讓搬。把衛生員急的沒法兒，我就對他
說：「別急，不要緊，我伴着他，敵人來了我有辦法，我這條老命不算什麼！」
又對劉建國說：「孩子，日本要是來了，你就跟俺叫娘，我就說你是叫拉糞
的車給軋了的，你心裡可得放寬些，別着急，鬼子要是問你上的什麼藥，我就
說是打從崔嶺崗樓上要來的。不要緊，你這麼年幼，不像個八路軍，準能混的
過去。」守着他說說話兒，他就顯得痛快點了。這一夜，我就一直沒合眼。

第二天一早起，我把院子弄的很髒，裝家裡有病人沒人打掃。等我弄清了
，他就嚷肚子餓，我就把他的肩膀抱起來，用腿墊着他的背，伏下去一口一口
的給喂，他吃得很慢，一頓飯就吃了三點鐘。你說怪不？他那嘴一動一動，那
傷口就一動一動，也像一張嘴似的，叫人看着直想掉眼淚。

說起吃飯來，他可吃的不少，真像個孩子似的，盡爲吃的發脾氣。可這也
難怪，當八路軍的平常比老百姓吃的還苦，一受了傷有了病，嘴就饞了，又成
天價躺着沒事，除了想多吃點好的快點把傷養好了，還能有什麼別的事佔住精
神？就這麼着，他白天得吃四五頓，晚上還得吃一兩頓，盡要吃餃子，別的餛

連看也不看一眼。衛生員不讓他多吃，怕他撐壞了，可是他却大哭大鬧，實在沒法兒，我就暗地裡給他上別家做去，又瞞着衛生員餵他。

還忘了告訴你哩，除了劉建國，我家還住着別的四五個傷號哩！你要知道，那時的八路軍不能比這會的大部隊，那盡是些剛剛放下犁把子的莊稼人，還沒脫莊稼氣兒。有那傷重的，就成天價躺在洞裡，有那傷輕的，也有在外邊睡的工夫，這可就够我忙活的了，要是一聽見誰家有什麼好吃食兒啦，就非想吃不可，我就得向人家要去，不的話，他們就得哭哭嚷嚷的了。

衛生員老說我：「大娘，你自個吃飯別老是飢一頓飽一頓、冷一頓熱一頓的呀，你也要當心自個的身子呀，你這要是一病了，可怎麼着哎？」我說：「俺不怕，叫他們痛快，比自個痛快還覺着痛快哩！」衛生員又對劉建國說：「劉建國，你別光叫大娘給你作好的吃了，你看大娘家的日子過的這樣窮！」我說：「沒有什麼，吃了俺倒歡喜。」

夜裡不敢點燈，怕暴露目標，可是傷號不斷的要茶要水，看不見就摸着餵，一隻手摸着傷號的嘴，一隻手把壺嘴擱在他的嘴裡，就這麼着，一夜不知喝

多少回！

劉建國因為老是躺着，肚子裡不消化，就鬧開了肚子痛了，我就半夜裏給他揉搓，掐腦袋，抓癢癢，（他老是癢癢的怪！）摸蟲子，我就不得工夫合合眼。還有那別的睡不着覺的傷號，睜眼就叫娘，要跟娘說說話。我說：「孩子呀，別跟娘說話了，讓娘睡一會兒，白天還得搭治你們呢。」他說：「娘，俺一會不跟你說話兒，就不痛快呀！」可是說話還得低聲點，在那樣環境裡面，就怕村裡有那壞了良心的當了特務，叫他聽見了，報告了崗樓上，我這條老命倒沒關係，可同志們的命是貴的呵！

提起他們的糞呀尿的可就困難了，他們自個又不能動彈，可吃的多大小便就勤，起先俺沒啦辦法，只是給鋪上我的衣裳片子，一拉拉了一炕，我就用手去胡抹一陣子。後來俺就想了一個法，用我的個白鐵罐子砸了個盤盤，邊上用布片子給圍上，墊在他們的屁股底下，這樣不臥的骨頭痛，拉了又方便倒，拉一點點倒一點，倒在一個痰罐罐裡，用灰一蓋，又沒臭味，又省事。還得給他們擦屁股，先用村裡募的棉花套子，他們嫌痛，就把我的個新被套子也給使了。

夜裡沒燈沒亮的，斷不了弄的滿手滿炕的。劉建國有一次說：「娘嫌兒髒不？」我就笑着說：「嗨，娘還有嫌兒髒的？沒這個理。」

有一次，鬼子掃蕩，情況太緊了，就把劉建國抬到地道裡去了，我沒跟進去，這可就一天價哭呀鬧呀的喊娘，硬要出來找俺，衛生員不許，就不吃不喝的嚷。俺沒了法，正好鬼子又進了村，挨家串，搶東西、砸傢俱、找地道口、打人，我就也下了地道，帶着乾糧和水，伴着他們待了兩天兩夜。劉建國嫌洞裡又臭又髒的慌，又老是怕悶在葫蘆裡不知道外邊的情況，怕敵人找着了地道口往裡放毒氣，老吵着要上去。直到第三天大清早，鬼子漢奸們才翻騰了個够，走了，才把他抬出來。他出來後聽說別村的鬼子還沒走，又怕連累了我，就挺不過意，老是哭。我就說：「孩子，沒關係，咱們娘兒們死也死在一塊！」

可是洞裡還有別的傷號，在上面做了飯就得到下面去餵。餵了這個餵那個，一天得下洞送五次飯，洞口又小，裏邊又曲裡拐彎兒的，又老長老遠的，道兒又窄，弄的我滿身滿脖子的泥土。送飯還不說，還得往外端屎端尿，捧着個盆子往外爬，可不好爬，斷不了弄的滿身的尿。別人問我：「你怎麼受的了這

個惡心呢？」我說：「你看看去，不臭，不髒。」不臭不髒可是假的，洞裡簡直像糞坑，那個味呀，弄的人老想吐！

我實在忙不過來了，就叫俺那孩子們幫着，也往洞裏送飯送水的，也學會了餵他們吃的，連我那小閨女也學會了給傷號接屎接尿的了，我不在家時，孩子們就給他們就伴。你才不知道呢，一會不見我，就嘆：「娘！娘哩？」直到俺回來了，跟他們說：我上那哪去啦，有什麼事啦，像告假似的，這才算完。

有一天，劉建國不知怎麼，忽然流着眼淚問我：「娘！你幹嗎對俺們這麼好？」我說：「傻孩子，還興問這個？那抗日的道理誰也知道，俺不去說它，我只能說我從小兒受窮，是天生成的，爲窮人，爲革命，……」說着時，我也掉下淚珠子來了，唉！

天氣慢慢暖和了，劉建國的傷口化了膿，血呀膿的弄的滿處都是。我沒了法，用白布縫成幾個褥子，給墊上，可是工夫不大膿呀血的就透過來了，就得給換乾淨的，一天得換好幾次。村裡動員來的舊棉花套子使完了，就扯了俺自己的棉襖套子給縫新的。

這時，洞裡那個臭味就更厲害了，簡直進不去人！這就把我熏病了，上級照顧，衛生處裏特地給派了個醫生來，可是，傷員們幾天沒見俺了，這個嘖嘖呀！這個說：「我要出去看看俺娘的病。」那個說：「娘爲俺們病了，俺們可怎麼着呵！」嚷的我沒法，就帶着病下了洞。

劉建國的瘡口這幾天癢癢的特別厲害，任什麼時候也得叫娘去給他抓，時常一頓飯沒吃完就得抓四五次。我大小子對他說：「你別光顧的給你抓癢癢，也得讓娘吃飯啦！」劉建國心裡像是也覺着他這話對，嘴上却要硬，說：「你不用管，你姓劉俺也姓劉，你和娘親俺也和娘親。」可逗樂兒呢，說得俺們三人全笑起來啦。

因爲俺家目標太「紅」，怕給崗樓上的王八蛋們知道了，就把劉建國移到東頭趙家去了，人家對他照看的也不錯，可他就是離不開娘，一天到晚哭喊著，要人找娘去，我只得到趙家去照看他，一天去好多次，後來還是不行，只好又把他抬回家。不多日子，分區衛生處來了個人，看見傷號們實在住的太擠成了疙瘩，怕敵人來了受損失，就硬把他們分配了一下，把劉建國分配到滿子村

，住在村邊上一間大的空屋子裏，屋子大，又沒熱炕，又沒房東，衛生員年幼照顧上差，又冷又餓，他就呼天喊地大哭大嚷，嚷的三里地都聽得見，非叫那村的村幹部把他抬回來找娘不成，沒法，就又抬回來了。到了家，他睜開眼一個個的人都看了，這才放了心。我又把他抱在炕上，給燒水作飯，一個勁給他說些好的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流着淚說：「娘！我死也不離開咱家了！」我也眼眶子一發熱，淚珠子就掉的他臉上了。

天熱了，劉建國還是非和我睡在一間屋子裡不行，我怕他睡在炕上跳蚤咬的慌，給他搭上鋪板，挨着我睡，每天晚上給他搖着扇子趕蚊子，直到他睡着了，我才迷糊一會兒。

俺妯娌家也住着個傷號，名叫魏登普，是四十五區隊的，在南張馬作戰時受了重傷。俺妯娌是個沒經過事的人，胆小的怪，看見家裡躺着個半死的血人，吓的什麼似的，自個帶着被子跑出來了。魏登普沒人照管，叫了半天也沒人應，就大哭起來了。我聽見隔壁哭的慘哩，就連忙搭治了劉建國，過去一看，傷號光着個屁股，頭搭拉到炕沿下。我就把衛生員叫來，幫着把他抬到炕當中

，給蓋上了被子。他還哭嚷着：「房東走了，不管我了！」我就去把我妯娌找回來，對她說：「你不要把人家扔下了就跑出去，人家八路軍打仗受了傷，你這樣對待人家，心裡過的去嗎？」從這天起，我就不斷的上她家去，鬧的劉建國說：「娘照管我一個還不够，還去照管別的傷號，不要我了！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也是打日本受了傷，他也是打日本受了傷，你也是八路軍，他也是八路軍，你們都是同志，都叫我叫娘，孩子都是娘的肉……」我話還沒完，看見他在皺着眉毛揉眼睛，怕他傷心難過，就趕緊住了聲。後來，那個傷號住了半個月，就轉移了。

這一天天剛亮，鬼子冷不防的進了村，下地洞也來不及，我就連忙把劉建國頭上纏着的綑帶，連血帶濃的塞進自己的褲腰裡，把早已準備好的一貼大膏藥給他貼在傷口上，又用破棉被給他蒙了個嚴實，順手又把尿盆子、尿罐子、破棉花、爛衣裳套子髒髒臭臭的擺滿了一坑。剛弄好，敵人就踢開門進了屋，指了指炕上的劉建國，問：「什麼的幹活？」我——人到這時候胆子也就大了，說：「皇軍，我的個小子，可別吓着他呀，他害了兩個月的瘟病，是個半死

的人了，可別掀開被子吹了風……」鬼子看看屋裏，忙地掏出手巾來捂住鼻子。我拿起個破髒水瓢來往外就走，嘴裏說着鬼子話：「米西米西的」，去給燒水。那鬼子受不住屋裡這味，鼻子裏嗡嗡了兩聲就跑出去了。

你要知道，在那樣環境裡，這些危險事是家常飯。以後又出過幾次危險，也都被我賣着老命搪過去了。我每夜那敢脫衣裳睡覺？一聽見那兒狗叫，就趕緊爬到房上去聽聽動響。有一次，天不亮我就叫我那小孩子到村口瞅瞅去，剛作早飯時他就慌慌張張的回來說：「敵人來了！」我連忙先把傷號扶進洞裡了，自己想趕緊去蓋洞口，不想下菜窖時（洞在菜窖裡邊），慌的腳沒站穩，「吓啦」一下滾下去了，直等到蓋好了洞口才覺着腰有點痛，老半天動彈不得。又有一次，鬼子用刺刀逼着我，要我說出那兒藏着八路，我不說，鬼子用刺刀一通，我就勢往地下一倒，假裝吓的直嚷叫，鬼子以爲我真的是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傻老婆子，就走了。這時洞裡的傷號早就聽見上面折騰了半天，急的滿身是汗，一見我下了洞，都來拉我的手，娘呀娘的嚷的分不清誰說的話，我就對他們說：「孩子們呀，娘不會怕死的，不會害你們的，娘這顆心是顆赤心呀

！……！

直到七月十七日，劉建國的傷才好全了，算起來他住在咱家有十個月零十天，只有最後兩個月才能不餵飯不接大小便。他臨走時對我說：「娘！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呀！」

他那知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呢！誰知道他這會上那去了！唉！說起來也不只一個劉建國，多着呢，想也想不過來呀！

仇 恨

——一九四二年冀中「五一」大掃蕩片斷記

一

麥穗有半人高，我爬在裡面，耳朵挨着泥土，不敢動彈。漢奸隊和鬼子馬隊個挨個的、從四面八方淌過來了，用啞嗓子詐唬道：

「呔！呔！看見啦！看見啦！出來！趁早出來！」

接着，這裡一槍，那裡一砲，又加上機槍噠噠噠，打的麥苗兒像刮風響。

終久，有一大群人被淌出來圍住了，我也是當中的一個。

一個長驢子臉翻譯官跳下馬來，瞪着鬼眼睛，露出滿嘴的金牙，嚷道：

「誰是八路？他媽的！說！」

人們都把臉扭在一邊，誰也不開口。

鬼子火了，四面架起了機關槍，另有十來個漢奸隊，用閃光的刺刀逼住人們的胸脯，人群立刻噤了一下，擠得更緊了。

一個鬼子抓住了一個青年人，狼眼睛釘住他，又拉着他的手看了看，瞅了足有五分鐘，忽然瘋了似的嚷道：

「你的，手，白白的，八路！」

就把他拉了出來，趁他還沒站住腳時，照背心一刺刀，他倒下去，頭歪在一邊，咬着牙，兩隻手抓着土，不多一會兒就不動了，死了。

全體都看着他，看着他的血把麥苗兒染紅了，全體都閉着嘴瞪着眼，却沒有一個人發抖。

接着，又坡拉出去了兩個，三個，最後到了六個七個，都倒下去了，流着血。鬼子兵和漢奸隊又把十幾把刺刀尖逼過來了，那刀尖子上還滴着血。

翻譯官又像兔子似的跳來跳去了：

「你們他媽的，抗日窩子，還有不參加組織的？說！誰是農會？誰是幹部

？」

「誰是？你，是不是？你，是不是？是，就站出來，站出來！到這邊！」他用戴着金戒指的手指頭點着每個人的鼻子，但是每個人都用眼瞪住他，誰也不答聲。

一個騎白馬的鬼子把長指揮刀對着遠處一揚，嘟嘟囔囔的囔了一句，馬上跑步來了三十多個鬼子兵，「呀——」的一聲，像衝鋒似的，刺刀尖通住人們的胸脯，只等那騎馬的鬼子再揚一下指揮刀，馬上又有幾十個人要倒下去了。人們都忍不住閉着眼，臉色都青了。一個老太婆輕輕的叫了一聲：

「老天爺嘯！」

忽然，通通通，一個大個子傢伙從人羣裡走了出來，把胸脯一拍，囔道：「我是！我是！該殺該剮，幹吧！」

他身子像個鐵柱子，兩眼像兩盞紅燈。

接着，又通通通，走出來十個二十個，也都像鐵柱子似的，站在那裡。「死就死吧！……」

我也囔叫着，跟着一群人走了出來。